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吴媛媛：我在瑞典学习敏感教育

对于种族和性别，大家太过敏感，什么都不敢讲了吗？也许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惯性，是需要矫枉过正的。

特约撰稿人 吴媛媛 发自瑞典 | 2018-08-03



在瑞典的反歧视策略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常用词，那就是“敏感教育” (sensitise)。图：Tsengly / 端传媒

我在瑞典一间大学的中文系任教，班上学生大多来自瑞典或邻近国家，其中也总会有几位为了申请教师资格而来修课的华人学生。有天我在课堂上出了一道题：“瑞典好是好，就是……”让学生造句，学生们的回答不外乎是“就是冬天太长了”、“就是税太高了”等等，这时一位华人学生举手，笑著说“瑞典好是好，就是移民太多了！”她说完教室内一阵尴尬。那天班上坐著伊朗来的马丽安，她七岁来到瑞典，正在写法律硕士论文，未来想在国际法领域工作；另一位来自土耳其的穆拉特，他十几岁来到瑞典，目前在高中当英语教师，希望未来也可以教中文(瑞典的中学老师通常不只教一个科目)。此外，她自己和老师我本人，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移民。我当时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只好硬生生换了话题。

在白人社会，大家对有种族主义成分的发言极度小心敏感，不管内心实际上怎么想，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会格外留意。反而是非白人的朋友们（包括刚来到欧洲的我自己），往往毫不忌讳。当然，这绝对不是因为“外国人（白人）都比较耐斯。”翻翻过去几世纪的全球史，就能理解白人业障多深，深到他们自己不得不再三省思。

敏感教育，是优于“治疗”的“预防”手段

在瑞典的反歧视策略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常用词，那就是“敏感教育”(sensitise)。

反歧视策略大略被分为两大世代。第一个世代的反歧视政策，是确保人人在规则前一律平等，大家都应该享有一样的权益，这是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在瑞典属偏右阵营；第二个世代的反歧视政策，则是更积极地去改变结构上不平等的根源，是瑞典偏左阵营采取的姿态。

举个例子，在瑞典父母共用18个月的八成薪育婴假，在休满18个月的育婴假之后，瑞典父母也常自愿降低工作时数和收入，在家多陪孩子，这时公司不得拒绝他们想减少工作强度的要求。这套制度虽然立意是性别中立的，然而妈妈选择待在家的比例还是比爸爸高出许多，这对女性的职涯发展和退休金都有实质的负面影响。就瑞典的自由派立场来看，父母在制度前已经享有完全的平等，女性选择在家待更长时间，那是出于个人自由，当然也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但是一个母亲的选择，真的完全是基于“自由意志”吗？会不会是因为一对夫妻当中，女性收入通常比男性低，出于经济考量由女性休育儿假？会不会是因为人们对母亲和父亲的角色还是有传统的想像？更别说，要承担后果的人，绝不是只有作出选择的父母本身，也包括了每一个要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成长的女孩，和男孩们。

瑞典偏左阵营在去年开始强制爸爸必须休三个月以上的育婴假。这种只强制一方的“不平等”政策，就是很典型的第二世代反歧视策略的“积极矫正措施”（positive action），意图在矫正不平等的根源。这种管到别人家里谁要照顾孩子的政策，已经犯了自由主义的大忌，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么做也容易有“逆向歧视”的嫌疑。这两者之间要如何斟酌辩证，是在处理歧视和不平等时，一个永远不会休止的命题。

第二世代反歧视措施最重要的两个环节，一是积极矫正措施，另一个就属“敏感教育”了。许多结构性的歧视和不平等，往往是源自于人们对某个议题的不敏感，而这种不敏感多半是源于信息和知识的匮乏。如果说积极矫正措施是一种治疗，那么敏感教育就是预防。预防胜于治疗，因此敏感教育无论在瑞典的学校或职场上，都备受重视。

英文的“insensitive”直译为不敏感，其实还带有迟钝、搞不清楚状况的意思。我觉得台湾有个挺合适的说法，就是“白目”。明眼人会“白目”，是因为心看不清，只要补充一点情报和知识，就能一眼看出不平等和歧视的元素。

瑞典有些高中老师会请学生在国际妇女节那一天，花一整天时间去观察和记录身边的言语文字，有哪些带有潜在的性别成见。那天学生们互相检查对方说的话，比方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男生适合念理组”，等等，使得每个人讲话都异常小心，结结巴巴，十分好笑。经过这样的一天，学生们对性别议题的敏感度一定会有所提升吧。



2015年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来自不同社区和移民背景的父母聚会。摄：Johnathan Nackstrand/AFP/Getty Images

对于种族，大家太过敏感，什么都不敢讲了吗？

种族议题和性别问题比起来，常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历史渊源，因此难免会出现敏感教育无法覆盖到的窘境。比方说，台湾高中生在园游会上装扮成纳粹，以及中国大陆春晚让中国演员扮黑脸、非裔演员伴猴子的短剧。其实只要稍做了解，我想人人都能看出这两个表演的“不敏感”之处，同时我也相信参与者都没有恶意，毕竟纳粹和黑奴的历史，对东亚大众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在瑞典也不乏有这种因为地域差异所造成的不敏感，记得在瑞典念书的时候，一伙人到一个念日文系的瑞典同学家里开趴，一进门，就看到一大面皇军旭日旗挂在他的书桌前。那位瑞典同学得意地和大家说：“很帅吧？”我和在场其他亚洲同学面面相觑，说不出的尴尬。

还有一次，瑞典一所名声不错的高中举办学生音乐发表会，几个白人学生为了模仿他们最喜欢的爵士乐队，把脸抹黑登台表演，当晚照片被po上该校的instagram。到了第二天，校方似乎才察觉不妙，把照片拿下，但已经被学校几位非裔学生拿去媒体投书，在当地造成了不小的风波。然而瑞典孩子们又怎么知道，扮黑脸曾经是英美喜剧演员用来百般戏谑黑人的段子？瑞典在历史上虽然也曾涉入一些贩运黑奴的环节，但欧洲产业从未像美国曾经对黑奴有大量需求，因此和美国比起来，欧洲对黑奴历史的敏感度是远远不及的。然而相对的，我在瑞典招出租车时，如果像在台湾一样把手平举，一定会被瑞典朋友阻止，因为这个手势太像纳粹礼了。其实每一个察觉，不过是为我们制造了补足敏感教育的机会，无需气急败坏的指责，也无需羞愧自责。

瑞典高中生扮黑脸事件发生时，有瑞典网民在网上留言：“瑞典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啦，我记得以前我的小学班级曾经全班都扮成黑人，那时候根本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的公公就是来自那个瑞典“还没有变得这么政治正确”的年代。他是个温暖热心的人，和每一个站在超市前面乞讨的罗马人（吉普赛人）都能成为好友，闲话家常，但同时他也总爱拿罗马人开玩笑。有天我们提到大多罗马人信奉基督教，我公公说：但是他们的基督教是不是只有九诫？（意指罗马人不顾“不得偷盗”这一诫。）语罢，三个儿子都摇头不语。原本期待能博得一笑的公公悻悻然地说了一句：“老天，现在连开个玩笑都不行了。”

“现在连开个玩笑都不行了。”这是现在瑞典保守派很常使用的修辞，他们觉得现在瑞典大家都太过敏感，每个人紧闭著嘴，什么都不敢讲，就算讲了，也会“被主流价值噤声”。

对于这个说法，我只能赞成一半。的确，在瑞典你若是在社交场合直接断言“瑞典移民太多了！”或是拿移民和性别议题来开玩笑，大概只会遭人侧目；但同时，你绝对可以在一个公开的论坛上提出“我基于以下种种事实，认为瑞典移民数量过多。”事实上，我几乎每天都在瑞典报章上读到类似的讨论。瑞典报章通常各有意识形态立场，左右阵营的媒体各自报导和评论，捍卫己方信念，批判对方政策。也有中间派媒体不求独不求快，专注整合不同论述和经纬，读起来十分精彩，也深刻体会社会上有不同立场的声音，是多么重要。

著名学者克里斯多夫·希钦斯提出有名的“希钦斯剃刀”(Hitchen's Razor)。他说：“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也可以用没有证据支持的论断来反驳。(Wha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evidence can be dismissed without evidence.)”我想认为自己“被主流价值噤声”的人，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论调鲜少获得人们的正面回应，因此产生被噤声或忽视的错觉。然而他们没有察觉到的是，人们避免和他们进行正面讨论，往往是因为这种过于仰赖直觉、缺乏凭据的讨论，最终只是任情绪空转，无法产生任何具体价值。

记得有次，一个华人朋友和我不断揶揄移民的懒惰和窃盗倾向，我终于忍不住说，可是瑞典犯罪学数据指出，瑞典近十年来窃盗罪没有增加，而且数值比大多欧洲国家都低。而且，如果比较同样社经阶层的移民和瑞典人，移民的犯罪率和瑞典人差不多。当然，因为移民大多社经地位较低，因此说移民的犯罪率高也不是错误的，但是并不能一概推论……话没说完，我朋友说：“那种数据你也相信？”结果一不小心，我还反被剃了一刀。

至于认为这不过是开开玩笑，根本无伤大雅的人，这世上有趣的事何其多，又何必非要消费其他族群的方式来挑战自己和别人的幽默感呢？想想这几十年来海内外喜剧的演变，人们敏感度越高，喜剧的品质也越精致，让人捧腹之余也提供思考素材。曾经让上一代喷饭的笑话，这一代不通用了，也许这正是进步的足迹。



2015年9月，瑞典有5000人出席一个支持难民的集会，要求政府为逃离战争和饥荒的难民采取收容及救援措施。摄：Tommy Lindholm/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很糟糕！

假新闻自古有之，随着媒体科技发展，极权领导者掌握人性心理，把假新闻这门艺术推向纯熟，从德国纳粹、俄共中共到两蒋都善于此道，新闻从来就不是报导，而是宣传。在民主体制和言论自由的保护下，媒体越来越能担任社会第四权的重责。

而现在网路资源成本低廉，人人皆能在网上创造一席之地，也造成新闻真假难辨，假新闻散布的频率和普及率更是史无前例。近年来在俄国、东欧、巴尔干半岛许多看似平静的小镇上，突然出现了许多专门制造假新闻的个体或公司。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反对西方民主的政治取向，但也有很多人没有特定意识形态，也完全不在乎政治走势，只单纯追求高点击率带来的营收。可以想像，争议越大、承载了越多情绪和仇恨的议题，点击次数往往就越高。在他们追求收益的同时，人们吸收大量偏误信息，对现行体制的信心也就越低落。

在反移民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欧洲，对移民相对开放的瑞典正是此类新闻的常客，成了最好的警世寓言和国际笑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突然收到海外朋友的信息，表达对瑞典的忧心。其中一次是一个荷兰朋友，他传给我一个链接说：“Seriously, what’s going on in Sweden?!”我点开那篇荷兰文的链接，用google翻译了一下，“瑞典历史文化遗产将被穆斯林掌管！”耸动的标题触目惊心。这是一篇关于“瑞典国家文化遗产局”新局长就职的报导，而这位新局长，竟然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移民！

在好奇心驱使下，我在瑞典各大媒体搜寻这则新闻，发现这个新闻在瑞典篇幅非常小，荷兰文中所谓的“瑞典国家文化遗产局”，其实只是瑞典文化局其中的一个行政部门，这个部门的新负责人在七岁时从巴基斯坦来到瑞典，和许多瑞典公职人员一样，他在大学就读社会服务学系(Social Service)，毕业后在很多不同的政府机关做过事，一路累绩到这个文化局的管理职。他也是一名作者，在2012年骑著摩托车环游全瑞典，写了一本探索瑞典文化和国民性的游记。在新闻片段中，他操著斯德哥尔摩口音的瑞典语侃侃而谈，应对沉稳幽默，他坦承自己不是瑞典文化遗产的专家，但这个职位是瑞典官僚系统中的行政职，从来就不是由历史文化专家担任。

如果不是因为朋友告知，我根本不会知道这个消息，竟然在大多瑞典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放置全球各种语言的新闻网站上，叙述评论颠倒是非、加油添醋，一则比一则更让人为瑞典感到忧虑，各国读者纷纷在报导下留言：“RIP Sweden”，链结旁的按赞和分享数也多得令人吃惊。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假新闻，常常以一个真实新闻为出发点，利用耸动口吻夸大改写；也经常引用海外事件，让读者难以了解查证，我的朋友是欧洲名校硕士，也难免落入陷阱。我和朋友解释了整件事的背景原委，他听了之后也表示理解。但是面对不断浮出的假新闻，一边是拥有上百个网站，动动手指就可以散布无数耸动标题的农场经营者；一边是需要专业、经验和大量时间去搜证分析的媒体记者，和需要多年教育培养识读批判能力的读者，这场拔河，我感觉胜算渺茫。

近年来中东北非的战况，和人蛇集团输送人口的方式不断在演变，大大影响难民的数量和组成结构，除此之外来自欧盟的罗曼人(吉普赛人)、来自东欧和非洲的流浪街童，种种问题互相化合反应，欧洲民众释放出来的政治意愿越来越低落，事实上，瑞典也在去年关起了国门。

移民收容和整合政策的调整，就和其他的政策一样，是在衡量政治意愿和资源后做出的决定，这不是瑞典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社会、人权或环境政策上做出违背理想的妥协。偏偏移民问题也特别敏感，只要稍加操弄，就可以激起过多的仇恨和恐慌，这些情绪成为某些个人或组织的香火，烧得越旺，越成全他们的利益。

现在瑞典的反移民政党——瑞典民主党已经正式成为瑞典第二大政党。瑞民党的领导人吉米奥克森拥有超人的政治手腕和魅力，他在短短几年洗去了瑞民党过去和纳粹的历史渊源和激进形象，并乘着难民危机的浪头，用相对理性的词汇质疑移民政策，吸引广大温和选民。同时，瑞民党狂热的基层干部和支持者，也在网上疯狂转发假新闻，企图激起民众最原始的直觉。

他们自称为“瑞典之友”，最爱散布瑞典国家认同和传统被“多元文化”压迫伤害的故事情节。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关于瑞典高中生在手机、书包上使用瑞典国旗装饰，却被学校老师禁止的报导，虽然这个报导很快就被证实纯属虚构，但还是成功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

这则新闻下有个人留言：“我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总之就是很糟糕！”这句话一时声名大噪，成为当今网路媒体时代的写照。

我期望这一波欧洲种族主义的还魂，会随著难民危机慢慢平息，然而眼前更深刻的问题在于，经过一番震荡，民众是否能重拾对现行体制失去的信心？

研究指出，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人民的被剥夺感越深，对公权力也就越不信任。我对这一点感受极深，北欧国家贫富差距较小，民众虽然常质疑政府决策，但对公权力的透明度还是有很高的信赖感，否则不会愿意缴纳高额税金。然而现在由于移民议题，越来越多人怀疑政府、警察和主流媒体隐匿事实，企图误导大众。民主辩证仰赖的基本互信开始动摇，如果说难民危机也是民主危机，一点也不夸张。

面对这个危机，瑞典老师每天在学校努力，用有依据的知识和信息去辩证学生们在网上看到的种种偏激阴谋论。今年底瑞典将举办大选，有专业口碑的大报让所有第一次投票的年轻人和移民免费订阅，直到大选结束。各色公民组织也投注心力举办讲座，这场拔河，各方都卯足了全力。



2016年2月，瑞典一个手球训练课程中，小女孩们通过体育活动帮助移民融入社会。摄：David Ramos/Getty Images

也许有时候矫枉需要过正

移民问题牵涉到人权、资源分配到文化议题，错综复杂，我无力全盘剖析，此文只针对种族主义(racism)提出一些自己的经验和省思。

屡次缔造东亚奇迹的黄种人，带著传统国族认同，背负著乡愁和种族情结，大批大批地来到白人社会落地生根。自己身为华人移民，一边对白人的歧视极度敏感，一边也承袭华人社会强烈的种族成见，特别五味杂陈。

两年前我和瑞典先生生下儿子，儿子的外表和我有九成像，亚洲特征明显。一个华人朋友赶紧安慰我说：“我的孩子刚出生也是这样，但是长大之后肤色越来越浅，五官也越来越深，所以你不要担心！”没想到，我们和后代的血脉相承，如今成了审美上的缺憾。我们从小玩洋娃娃，看洋人电视电影，白人文化霸权决定了什么是美，什么是高尚，在我们懂事之前就已经被深深烙印。

生下孩子之后，我们离开了那个适合两人小家庭、其中也住了不少移民家庭的社区，搬家到一眼望去九成是白人小孩的中产社区。大家嘴里不说，但这就是所谓的白人迁徙(white flight)。种族像候鸟一样，随著气候条件，自然而然在自己的社群安身。多亏瑞典政府致力于混合各种住宅类型，这类迁徙规模没有其他国家极端。

我发现种族情结就像人类的原厂设定，来自人性中对异己的直觉排斥，这种直觉，往往需要充足的知识和思考，也需要社会规模的力道来抗衡。

我在台湾成长，从很有限的生活经验中，建立了东南亚国家的人等同于移工、帮佣的刻板印象，直到在欧洲遇到来自印尼、菲律宾白领阶层的同学，才发现自己无论在教养或才能上都远不及他们。同时，我也在瑞典看到代代陷于酒精、药物的所谓“白人垃圾”(white trash)。我才了解原来除了种族，还有其他角度更能用来解释世界，比方说阶级。而当一个种族不断在某一阶层中世袭，根源常来自历史和社会。

面对难民涌入，无论对个人或群体都是一个不断纠结摆荡的历程。当我看到一群移民少年在图书馆内肆意破坏，以不堪入耳的低俗言词称呼女同学，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憎恶感。

然而我在瑞典成人学校上课时，也认识了许多来补修瑞典高中课程的移民青年。他们瑞典语学得很好，对老师也毕恭毕敬。然而不习惯西式教育的他们对瑞典课程难免适应不良，报告作业常因为缺乏架构和立论，被老师退回。这些同学们自尊心很强，只气自己表现不好，常留在教室里，一边静静抹眼泪，一边修改重写。

除了个人在日常目击的零星个案，每天耳闻的报导信息也令人纠结难堪。一方面决策层和民众从数据上，看到移民整合政策如此耗费资源，又是如此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一个个散尽家产，把儿子交付人蛇集团的家庭(通常受家族托付前往欧洲的都是男性)，和只身越过无数国境，经历各种非人待遇，最终被拒于瑞典门外的少年；以及在地中海一具具被冲刷上海岸的尸体，都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悲剧。

瑞典关闭国门是因为目前瑞典社会的整合能量供不应求，需要放慢脚步；还是因为瑞典就要被“穆斯林化”，或是被“懒惰的移民吃垮”？有人会说，关都关了，这些修辞很重要吗？但我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

欧洲人权大国们终究没有办法拯救世人，人类也终究难以抗拒种族情结。而至少我们能做到的，是注意日常措辞，拒绝任何对种族议题的轻佻和挑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政治正确，但也许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惯性，是需要矫枉过正的。我觉得这和禁止打小孩有点相似，很多人都是从小被打到大，很难具体证实打小孩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当打小孩成为禁忌，也为人们带来重新思考教养文化和世代关系的一个契机。

在火上浇水还是浇油，只在一念之间

我的瑞典学生们曾跟我说，他们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圣诞节那天居然要上课，真是不可思议。我说你们知道老师在工作中度过了几个农历新年吗？也有学生说他们不反对穆斯林，但看到瑞典的清真寺越来越多(事实上一点也不多)，也不禁忧心。我说，你们知道基督天主教在世界各地盖了多少教堂吗？我想，只要瑞典学生还能有这么可爱的发言，欧洲穆斯林化大概也只是杞人忧天吧。

今年寒假我到南非开普敦旅游，看见市内几家H&M都大门深锁，店面遭人喷漆破坏。看了报纸才知道，不久前，H&M的全球销售网站推出一系列新童装，其中一件T恤上写著“森林

中最酷的猴子（The coolest monkey in the jungle.）”好巧不巧，这件T恤的模特儿，是一个黑人小孩。这个网页在全球上线后，每个国家的反应有大有小（也有许多国家毫无反应），而其中又以美国和南非这两个国家的反弹最激烈。 这张照片的拍摄和网页制作完全是在斯德哥尔摩完成，参与这个流程的人们，从摄影师、小模特儿的妈妈、到网页设计，没有人察觉这件事有异。发生了这次风波之后之后，H&M对旗下所有员工进行敏感教育，规模甚至延伸到中国的上游工厂。我有个朋友在H&M中国工厂工作，很多中国职员看了照片笑说，这有这么严重吗？

看到这件事，我发现不敏感的举动，往往是在歧视和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反响最激烈，也许每一颗玻璃心，都有让其脆弱和愤怒的根源吧。这让我想起发生春晚扮黑脸风波时，一个中国博主评论：“歧视这事和爱是差不多的，都必须以被爱和被歧视那一方的感受为准。”

面对仇恨和冲突，要在火上浇水还是浇油，只在一念之间。敏感教育让人们透过了解自己和对方的历史，练习设身处地，思考现状，缓和情绪。这无论是在族群间还是个人间，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吴媛媛，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瑞典隆德大学东亚政治系硕士，现为瑞典达拉那大学讲师。偏左意识的洗礼和冲击来自北欧，而每一个省思和开悟都是以台湾为出发点。著有《幸福是我们的义务：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异乡人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书号收缩下的大陆出版业：从自我审查到紧跟“党政方针”
2. 《沦落人》 Crisel Consunji：当我看到菲律宾人也会歧视菲律宾人
3. Netflix与Fox争端何起？一百年来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奴役史
4. 华尔街日报：为建工厂拆了美国小镇，富士康却想抽身而退？
5. 谷歌工程师自述：为什么谷歌不实行“996”工作制？
6. 华尔街日报：中国为何决定在对美贸易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
7. 人权报告曝光新疆监控App，不走正门、不和邻里来往等36种行为被列为可疑
8. 风雨鸡鸣：广电总局“通则案”后，中国LGBT网路空间紧缩
9. 寻租、被寻租、批判寻租，吴介民的生命母题
10. 朱学勤：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历史地位

编辑推荐

1.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关税上调对华冲击更大，美国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指望
2. 刷脸时代：“技术可以让政府在任何时候获知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3. 特朗普的下一步：贸易战重开的意料之外与意料之中
4. 汶川地震11年后，地震预警技术为何仍未普及？
5. 香港新职业夹公仔导师：夹公仔“摆渡”了我
6. 华尔街日报：美中联姻还能挽救吗？
7. 296天的努力：人类照顾长大的小黑熊，如何重回野外生活？
8. 寻租、被寻租、批判寻租，吴介民的生命母题

9. 用15年说集中营故事，捷克导游：“我懂苦难”

10. 【书摘】运伟大之思者，行伟大之迷途？——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延伸阅读

读者来函：在中学内的性别教育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所谓的家庭问题也不见得是问题——子女没有问题，而是父母自身不能接受的问题。

异乡人——唐南发：身为华人，对“排斥和歧视”知之甚深，我要帮助难民融入社会

在马来西亚长大，我鲜有异族朋友；在伦敦生活，亦非社会主流……那些经历告诉我，即便游走在社会边缘，也有权参与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朱顺慈：指尖上的自由？——在网络世界谨言慎行的年轻人们

总结十次访谈，受访的中学生习惯看别人的留言，却不想其他人看见自己最真诚的想法；他们知道有很多发表意见的途径，但为了避开冲突和被起底的风险，宁愿不说，或者用搞笑好玩的方式来说。

异乡人：吴媛媛——用台湾的味蕾去咀嚼瑞典，验证兼爱平等的北欧神话

对瑞典来说，神话从来不是那只青鸟，而是试著去捕捉青鸟的动力和姿态。

异乡人——阿婵：东欧这间移民餐厅，是一个流动的另类“联合国”

“融合”从不是他们眼中的核心问题，最重要的是让新移民“有工可做”。